

竹書紀年集證

竹書紀年集證卷三十四

江都陳逢衡學

幽王上

幽王

衡案自武王至幽王十一世封禪書作十四世漢志作十三世並誤

原註名涅

元年庚申

前編同

春正月王卽位

史記周本紀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

涅字下从土各本訛作工○

志疑案幽王之名此作宮涅紀年作涅無宮字人表

及世族譜國語註作宮涅呂子當樂篇注作官皇詩

王風譜疏引紀作宮皇而大紀又只作涅國語補音

曰今官本史記作宮涅徧檢字書無此字又或作宮

涅然竝與涅字相亂皆非是據人表作宮涅宜從涅

今本史記作涅人表 余謂涅乃涅之訛而涅涅皇三

作涅與庠所見異

字亦誤當從外紀古史作宮涅爲是也知者徐廣曰

一作生蓋涅與生通借耳若果名涅安得別作生字

乎且更有兩確證魯惠公名弗涅一作弗生 今亦訛

爲涅

曹桓公名終生一作終涅觀魯曹二公之名可以定

幽王之名矣

晉世子仇歸于晉殺殤叔晉人立仇是爲文侯

衡案史記晉世家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前編亦云幽王元年晉太子仇襲殺殤叔而立與竹書合

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

詩小雅無將大車。世本古義曰刺幽王任用小人也案竹書紀幽王元年錫太師尹氏皇父命其後與家伯仲允番掇蹶耦之徒朋比褒姒表裏爲惡卒以滅周詩人當王任用之初預憂及此故作此詩

衡案此皇父另一人非卽宣王二年所錫之太師皇父也統箋以爲至是尙在而幽王申錫之誤矣

二年

原註辛酉晉文侯元年

涇渭洛竭岐山崩

衡案前編係之三年誤

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

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
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
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
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幽王二二三川震○志疑案國語

幽王二年

俗本誤
作三年

西周三川震是歲三川竭岐山崩

乃表書川震而不書川竭山崩何也

統箋案韋昭國語注曰三川涇渭汭今據竹書乃涇
渭洛也洛漆沮水也漢志曰涇水出安定涇陽縣筭

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十里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西南烏鼠同穴山東至船司空入河行千八百七十里水經注按尚書禹貢太史公禹本紀云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逕漆沮孔安國曰漆沮一名矣一曰洛水也山海經曰白於之山洛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渭漢書匈奴傳武王放逐戎夷涇洛之北注云洛卽漆沮水也出上郡雕陰秦冑山東南入于渭周禮雍州之浸曰渭洛殷本紀西伯獻洛西之地于紂正義曰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是涇渭

洛爲三川韋昭以爲涇渭汭非也地里志扶風美陽
縣岐山在西北郭璞曰漆水出岐山

初增賦

詩小雅有饑簋殮有捋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潛焉出涕小東大東杼
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旣
往旣來使我心疚有冽洿泉無浸獲薪契契寤歎哀
我憚人薪是獲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
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

罷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韞韞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鑿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世本古義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詩稱西人謂西京之人也則其爲西周之詩可知竹書紀幽王二年初增賦是詩之作其在此時乎周道雖

衰而誅求之令尙行於天下及至東周則不能然矣
王應麟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貪墨之臣爲蝨賊小
東大東杼柚其空聚斂之臣爲斧斤文侯之命所謂
殄資澤于下民也

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鄭父之邱是爲鄭桓
公

詩王風邱中有麻○世本古義曰刺鄭桓公也桓公
處于留與鄆君夫人叔妘通焉詩人託爲叔妘之辭
以醜之春秋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

善于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按竹書
紀幽王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鄭
父之邱是爲鄭桓公而地里志則云桓公死其子武
公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食溱洧焉韋昭亦引唐
尚書云鄆鄭武公滅之似與竹書異者蓋幽王二年
第伐鄆克之而已未滅其國至平王六年竹書始紀
鄭遷于溱洧斯則鄆國已滅正當武公之時可知寄
孥賄通叔妘爲桓公之事而滅鄆者乃武公也
韓非子內儲說下鄭桓公將欲伐鄆先問鄆之豪傑

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郇之良田賂之
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
爨之以雞豕若盟狀郇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
臣桓公襲郇遂取之

說苑權
謀篇同

水經渭水注渭水又東逕鄭縣故城北史記秦武公
十年縣之桓公友之故邑也漢書薛瓚注言周自穆
王以下都於新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旣敗虢郇
又滅遷居其地國於鄭父之邱是爲鄭桓公無封京
兆之文余按遷史記考春秋國語世本言周宣王二

十二年封庶弟友於鄭又春秋國語並言桓公爲周
司徒以王室將亂謀於史伯而寄孥與賄於虢郟之
間幽王卒於戲鄭桓公死之平王東遷鄭武公輔王
室滅虢郟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
遷晉鄭是依乃遷封於彼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使
公孫獲曰吾先君新邑於此其能與許爭乎是其指
新鄭爲言矣然班固應劭鄭元皇甫謐裴頠王隱闕
駟及諸述作者咸以西鄭爲友之始封也賢於薛瓊
之單說也無宜違正經而從逸錄矣 洧水注洧水

又東逕新鄭故城中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厲王
子多父伐郟克之乃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是曰桓
公世紀云或言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鄭
氏徙居之故曰新鄭矣

春秋地名攷畧班固地理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
王東遷卒定號郟之地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王
子多父伐郟克之乃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八年王
錫司徒鄭伯多父命十四年鄭人滅號十六年鄭遷
于溱洧此鄭國東徙之說也其地爲祝融氏之墟黃

帝嘗都此後爲鄆國鄭居之號曰新鄭以別于初封之鄭也杜注在滎陽苑陵縣西南今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有苑陵城班固曰今河南之新鄭及滎陽成臯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按史伯曰前茅後河右洛左濟惟今鄭州形勢足以當之郡國志州東有莘城此前莘之說也若新鄭在鄭州南四十里莘在後矣或者初遷時嘗居此其卽竹書所謂鄭父之邱歟其地亦祝融氏之虛周封管叔鮮再考桓公封于宣王二十二年竹書所云晉文侯二年爲幽王三年

後八年桓公死于犬戎之難明年平王立即爲武公
掘突元年晉文侯十四年乃平王四年也圖鄆事桓
公始之武公成之與漢書合惟桓公先有克鄆之事
乃國語所無應知史伯之謀非無因而發所云克鄆
不過先克其一城耳存之俟考

統箋案韋昭曰後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而居之
今河南新鄭是也據竹書桓公時已克鄆而居于鄭
父之邱故曰鄭桓公史記鄭世家桓公卒言王東徙
其民維東而虢鄆果獻十邑竟國之與紀年合韋昭

注國語其時未見竹書故以取十邑爲武公也

衡案紀年王子多父伐郟事在幽王二年當晉文侯
元年水經注晉文侯二年誤地名攷謂竹書所云晉
文侯二年爲幽王三年亦誤又案說苑權謀篇云鄭
桓公東會封于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
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于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
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
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浙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蓋何
與之爭國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此與史記齊太公事同疑俱屬附會

三年王嬖褒姒

詩小雅白華。○世本古義曰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作此詩據本紀褒姒爲后事在幽王三年則申后見黜當在是時通鑑前編謂三年王始嬖褒姒至五年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不知何所本然大約誤也汲冢竹書亦載三年王始嬖褒姒而不言立之爲后或亦醜其事而微之及五年書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書立伯服爲太子而鄭語史

伯有云王嬖是女也使至于爲后而生伯服則生伯服乃在褒姒爲后之後皆與本紀不合綜而覈之廢后立后事最在先卽幽王三年事其後伯服生宜臼心懷疑懼始出奔申又三年而伯服稍長故遂立之竹書之紀事確矣

史記周本紀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

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
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瘞而藏之乃吉於是布
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瘞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
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
而觀之瘞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瘞
化爲元龜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旣亂而遭之旣
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
壓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
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女所

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
於褻褻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
棄女子出於褻是爲褻媼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
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褻媼爲后伯
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志疑案
龍虬一事更怪于丹朱生穆王述異記言夏桀宮中
有女子化龍復爲婦人桀命曰蛟妾蓋從此事影撰
也白華詩疏以爲褻生妖异亦是愛奇輕信耳邵氏
疑問曰三代建都異地且經歷千年寶鼎尙難稽問

矧茲木積爍函既非傳世里珍何爲藏勿敢發卜云
其吉竟得亡周之妣元龜祈化觸非宜孕之人吐沫
幾何千年始變七年童妾難與龜交左右思之殊增
迷惑

統箋案鄭箋曰褒妣褒人所入之女妣其字也今按
太史公禹爲妣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褒氏蓋褒
妣爲褒人所入因冒褒姓非字也

衡案金樓子云宣王時歌云皦皦伯服實亡周國宣
王下令國內有白服者殺之時褒妣初生父母不養

而棄白服者聞嬰兒啼因取以犇褻後褻人以媼贖
罪因名褻媼焉此語似妄夫果宣王末年有伯服亡
周之謠不應幽王取以名子皦皦伯服當爲麋弧箕
服之說

冬大雷電

雷范本
作震

孫之駮曰五行志天冬雷陽不禁閉以涉危亡春秋
繁露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火不炎上故應之以電
統箋案河圖曰陰陽相薄爲雷元命包曰陰陽激爲
電開元占經曰冬三月有大雷聞千里者人君絕令

又曰天冬雷地必震教令撓則冬雷民饑

四年秦人伐西戎

詩秦風小戎
伐收五檠梁
駟游環脅驅陰
鞞塗續文
茵暢轂
駕我騏驎
言念君子
溫其如玉
在其板屋
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
六轡在手
騏驎是中
駟驪是驂
龍盾之合
蓋以鰲
輒言念君子
溫其在邑
方何爲期
胡然我念之
儻駟孔羣
公矛蓋鋤
蒙伐有苑
虎韞鏤膺
交韞二弓
竹閉緄
滕言念君子
載寢載興
厭厭良人
秩秩德音
○世本古義
小戎美襄公也
備其甲兵以

討西戎史記秦本紀云莊公卒襄公代立二年戎圍
大邱世父世父擊之爲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按
竹書紀幽王四年秦人伐西戎意世父遇虜卽在是
年則是詩之所爲作蓋因秦師車甲之盛戎慮非敵
故復歸世父耳終襄公之世惟兩伐戎是役之後至
平王五年之役則卒于師矣據史記稱襄公伐戎至
岐卒詩不應有在其板屋之語固知是役爲救世父
也

夏六月隕霜

詩小雅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
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瘼憂以痒父母生我胡
俾我瘳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
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
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
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旣克有定靡
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
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
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

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瞻彼阪
田有菟其特天之机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
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
正胡然厲之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
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輪爾
載將伯助于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輪爾
載終踰絕險會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
矣亦孔之昭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彼有旨酒又有
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殷殷仳仳

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夭夭是椽榑以富人哀此俾獨。世本古義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案竹書紀幽王四年夏六月隕霜卽此詩所謂正月繁霜者也子貢傳以爲西周喪退大夫傷之申培說亦謂周室喪亂大夫傷之而作是詩皆不顯其世朱子引或說曰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劉公瑾深然之謂使宗周未滅褒姒方寵則詩人之言未應指斥如是然滅威原不同字愚但據竹書隕霜之事在幽王四年六

月與此詩合故定從序說云

孫之騷曰當與而寒厥災霜茲謂亡法

統箋按毛傳曰正月夏之四月鄭箋曰夏之四月建巳之月而多恒寒若之異京房易傳曰夏霜君死國亡又春秋命歷序曰桀無道夏隕霜亦是類也

陳夷公薨

衡案史記陳世家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幽王卽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較竹書少一年前編繫之幽王四年與竹書合

五年王世子宜曰出奔申

詩小雅弁彼鸛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
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跼跼周道鞠
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
之憂矣疾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
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苑
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
知所屈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
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

莫之知相彼投兔尙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墜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讓如或醜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柅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世本古義小弁幽王太子之傅所作刺幽王也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其傅憫其無罪故述太子之情而爲之作是詩以冀王之一悟也宜臼亦作宜咎孔穎達

云以太子不可作詩刺父故自傳意述而刺之按竹
書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太子宜臼出奔申此詩當
是奔申時所作趙岐孟子注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
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詞也中
山勝亦如此說劉更生且以伯奇爲王國子正謂繼
母欲立其子伯封而譖之王王以信之王充論衡亦
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故詩云惟憂用老子貢傳申
培說翕然同辭而以爲吉甫之鄰大夫所作案琴操
云尹吉甫子伯奇事親甚孝甫娶後妻欲害伯奇乃

取蜂去尾而自着衣領上伯奇恐其螫也趨而掇衣
後妻呼曰伯奇牽我衣甫聞之曰唉伯奇懼走之野
履霜以足采梔花以食其鄰大夫憫伯奇無罪爲賦
小弁以諷吉甫吉甫悟逐後妻而召伯奇伯奇至請
父復後母吉甫從之後母感伯奇孝化而爲慈諸家
之說蓋本於此但如所云則不過關人家庭之事於
義小矣且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此豈伯奇之言哉又
韓詩及曹植皆謂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
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則與琴操言吉甫感

悟召伯奇相矛盾總之皆委巷傳訛之語要不足信
統箋按小弁詩傳曰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咎韋昭
曰申姜姓之國平王母家史記褒姒生子伯服立以
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汲冢瑣語曰幽王欲殺太子
宜曰釋虎使執之宜咎叱之虎弭耳而伏是其欲殺
之事也時申爲太子母家故宜曰奔申

衡案前編甲子幽王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曰以褒
姒爲后伯服爲太子今據紀年宜曰出奔在五年立
伯服在八年非一時事也

皇父作都于向

詩經世本古義曰皇父與常武篇之皇父非一人彼
乃文王時南仲之後辨証云湯八世孫盤庚妃姜氏
夢赤龍入懷孕十二月生子手抱南字長荊州號南
赤龍生條孫仲爲紂將平獫狁此南仲則尹氏也竹
書載宣王二年錫太師皇父命又載幽王元年錫大
師尹氏皇父命系尹氏于皇父之上所以別于宣王
時之皇父耳向地名孔云在東都畿內按左隱十一
年桓王取鄆劉蔿邾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

田共十二邑向在其中杜注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
向上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忿生周初時人
書所謂司寇蘇公者向原其所食邑意其後復歸于
王故幽王以之與皇父而桓王復以之與鄭耳路史
以爲沛國之向九域志以爲同州之向皆非是又承
縣亦有向城乃姜姓左傳所謂莒子娶于向向姜不
安莒而歸者別是一向與此無涉竹書紀幽王五年
皇父作都于向鄒忠允云向在東都畿內而此時周
尚都西鎬皇父既總集朝權何肯舍此而徂彼夫亦

見西戎方彊王室方騷自知負天下之怨而營狡窟
以自固耶且如鄭桓公亦賢司徒也懼周難之及謀
何所可以逃死乃東寄孥與賄於虢鄆蓋當時諸侯
皆有鄆鄆之營焉

竹書紀年集證卷三十五

江都陳逢衡學

幽王下

六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

洪頤煊曰後漢書西羌傳在征申戎後十年又云伯士死焉注云並見竹書紀年皆與今本異

西戎滅蓋

統箋案韓非子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勝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

竹書紀年集說卷三十五
蓋服矣齊語曰桓公築五鹿中牟蓋與牡邱以衛諸
夏之地韋注四塞諸夏之關也是蓋與我近山海經
蓋國在鉅燕南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
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
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
日而食于何不臧煜煜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
豕率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憊莫懲皇

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豕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躡
維趣馬楛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
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汗萊曰予不戕
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
不愆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
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訾訾下民之孽匪降自
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
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
敢傲我友自逸。世本古義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

也幽王之世褒姒用事于內皇父之徒亂政于外六
年之冬日食陽月大夫惡之故作此詩中侯摛雒戒
云昌受符厲昌嬖期十之世權在室又云剡者配姬
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孔穎達
解之云旣言昌受符爲王命之始卽期十之世自文
數之至厲王除文王爲十世也剡與家伯與此篇事
同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剡艷古今
字耳山崩水潰卽此篇百川沸騰山冢萃崩是也如
此中侯之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緯侯之書人或

不信又尙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漢書
豔妻作閭妻顏師古注亦謂此詩刺厲王淫于色皇
父之屬因嬖寵而爲官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
異曰爲之食也顏說不知何所本或當是祖緯書而
鄭氏箋則又以意斷其爲刺厲王詩謂節刺師尹不
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
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
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愚按尹氏乃桓
王時之尹氏非幽厲時人解見節南山篇皇父以幽

王五年作都于向而鄭桓公至幽王八年方爲司徒正是皇父徂向後故以友代之耳惟褒姒豔妻或是兩人以漢書攷之谷永云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煽日以不滅班婕妤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閭之爲郵使厲王時別有閭妻則當序閭于褒之前不應先褒後閭也褒表其地剡乃豔之轉音以表其色且使厲王因艷妻用事以致亂亡國語史記不應都沒而不見而竹書紀幽王事又與是詩種種相合乃爾其爲刺幽王詩明矣十月蘇子繇陳少南朱子

嚴華谷皆謂夏正建亥之月也緯書竹書鄭箋以爲周正建酉之月元齊履謙云以授時歷推之周幽王六年歲在乙丑距延祐丁巳二千九十二年是歲實以夏正八月辛卯朔入食限是周人改月數之一證邢雲路亦云以元郭守敬授時法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十月建酉朔辛卯日辰時日食梁太史令虞劄唐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今按虞劄造梁大同歷推此食在幽王六年而未明言此爲八月一行定朔之法本乎傅仁均仁均造唐戊寅元歷列其大要所

可攷驗者七事其三曰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
食與詩合亦未明言此十月乃夏之八月也愚以三
議推之則建酉之說似未可信一者先儒謂詩有夏
正無周正如七月之詩皆夏正也章漢云小雅出車
章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繁祁祁周頌
臣工章曰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畚於皇來牟
將受厥明使周果改時則春日暮春必夏之正月也
正月安得有遲遲萋萋喈喈祁祁之景而來牟安得
有將熟之徵乎至于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

百卉俱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其未改時與月也又不待訓釋而自明矣夫詩皆夏正而何獨以此爲周正乎一者食當八月則是秋分左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矣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是則八月日食未足爲災乃孔穎達又引左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周之四月乃夏正二月晉侯問于

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
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
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
月季孫宿卒以此爲春分之月日食有災之驗案卽
如孔所駁分月之災所應僅在侯國未至若此詩孔
醜之云明其將有大變應在幽王驪山之事則以陽
月之災爲古人所甚忌故也一者古歷年之某歲某
甲子其真否總未可知如尙書允征篇季秋月朔辰
弗集于房虞廟以爲元年僧一行以爲五年以授時

法步之在仲康六年丁丑歲九月辛巳朔日食其餘
前後十餘年之九月朔俱不入時限據授時法步此
詩日食旣與劇一行同何仲康之食差殊若此班固
云周不班朔魯厯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
其度王應麟亦云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厯皆無推
日食法但有攷課疎密而已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
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則云維秦八年歲在
涒灘涒灘者申也厯有二年之差後之算厯者於夏
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

矣據此三議皆足以破建酉之說故當從夏正解爲
長而孔氏又引王基云以歷較之自共和以來當幽
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
之前其說更疎謬無據今但卽詩辭以求時事則其
在幽王世明矣十月謂之陽月孔云日月之食本無
常時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沈括云先儒以日食正
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
謂十月歲月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
月辛卯日有食之二者此先王所惡也蓋四月純陽

不欲爲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也蘇轍云
四月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
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類占云十
月日食乃六陰之極陰冒其陽君昏信讒陰謀作亂
毛傳云之交日月之交會孔云日月行相逮及交而
會際故云交會朱子云謂晦朔之間也案會與交不
同會但言其同度而已交則同度又當交道也會不
必食會而交則食歷家所謂交食是也故此詩特以
交言辛卯朔日之干支也辛爲日卯爲辰左昭七年

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
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
同始異終胡可常也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
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
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又翼奉云師法用辰不
用日辰爲客孟康注云假令甲子日子爲辰甲爲日
用子不用甲也天官書又云日食食所不利復生生
所利不然食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躔加日時用
名其國此詩舉辛卯亦有意義乃六物中所謂論日

者也但占法深微非有師授莫能通之箋疏謂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辛日以辰侵木金應勝木反侵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顛倒此一說也或謂十干寄宮辛寄在戊戊土卯木賊之又一說也或又謂十月建亥六陰用事一陽未復而月與日交會又正在晦朔之間是其月爲純陰且庚辛屬金而重光之辛爲陰金寅卯屬木而單闕之卯爲陰木是其日又爲純陰此日而食則羣陰擅令微陽不能獨存又一說也又司馬遷云甲子四海之內不占丙丁江淮海

岱也戊巳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
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今食在辛日屬華山以
西正在周地而翼奉推論六情十二律又以卯爲陰
賊王者所忌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故春秋潛潭巴云
辛卯蝕臣伐其主戎事類占亦云日食辛卯日有謀
逆具觀數說則此日之食其爲凶禍昭然矣

前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孫之騷曰詩推度災曰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
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

君幼弱而任卯臣也十月之交曰番維司徒護口警

警

統箋案劉向條災異封事曰幽厲之際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學齋佔畢曰注云朔日也而乃謂之朔月蓋月朔之反辭猶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也此說是矣魏了翁正朔考曰夫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故曰朔月辛卯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曰亦孔之醜今据竹書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與毛傳合無用作

朔月解也

七年虢人滅焦

統箋案周本紀武王封神農之後于焦地理志云宏農陝縣有焦城故焦國也又按水經注上陽虢仲之所都爲南虢其大城中有小城古焦國也按幽王七年虢人滅焦卽虢石父之國也呂氏春秋幽王染于虢公鼓蔡公敦是石父名鼓也

衡案春秋地名攷畧云史記幽王時有虢石父竹書紀年又有虢公翰不知出于東西今據紀年幽王七

年號人滅焦平王四年鄭人滅虢則滅焦之虢是虢石父當爲東虢蓋恃幽王之寵而狡焉思啟也若虢公翰當爲西虢不然豈有虎視眈眈之鄭方欲併吞而能聽其立王子余臣至二十二年之久乎案虢文公命于宣王十五年至虢公翰立余臣之年相距四十二年蓋至平王四年東虢見滅于鄭而西虢仍如故也西虢至惠王十有九年始滅于晉

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

統箋按桓公名多父或一名友爰與多字相近故也

小雅十月之交曰番惟司徒鄭箋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因此知當爲厲王時詩殊不審幽王八年始命多父爲司徒八年以前猶是番爲司徒也

衡案史記鄭世家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今據紀年錫命居洛在宣王二十二年錫命司徒在幽王八年正三十三年前編係之幽王八年與竹書合

王立褒以之子曰伯服爲太子

洪頤煊曰太平御覽一百四十一引同左傳昭二十六年正義引紀年作盤盤古作般與服字相似今本作伯服非孔穎達所見本

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鄆

統箋案王符潛夫論申城在宛北序山之下漢地志東海繪縣故繪國禹後鄭語史伯曰申繪西戎方強周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韋昭曰申姜姓幽王前后太子宜臼之舅也繪姒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于申周衰故戎翟強也時太子宜咎在申申侯之

聘西戎及鄆者正以爲太子謀耳

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

詩小雅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大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

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
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旣
微且憊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世本古
義巧言大夫傷讒也周幽王惑于讒旣立伯服逐宜
臼復與諸侯爲太室之盟將謀伐申以求宜臼而殺
之大夫憂喪亂之將至而作此詩序云刺幽王也大
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愚案竹書幽王十年春王及
諸侯盟于太室秋九月王師伐申左傳椒舉亦云周
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據此篇有君子屢盟之語

則此詩必于盟太室後作也

衡案詩小雅巧言篇何楷以爲王與諸侯盟太室時作今閱篇中有奕奕寢廟之語則所謂太室者亦卽太廟太室也孫之駉徐文靖俱以中嶽嵩山爲解誤矣

秋九月桃杏實

統箋案開元占經曰僖公卽位殞霜不殺草梅李實梅李大樹比草爲貴是君不能伐也此云九月桃杏實亦是類也

衡案桃杏實木妖也木妖之不知如人妖何

王師伐申

統箋案韋昭曰幽王欲殺宜咎以成伯服求之于申
申人弗予遂伐之

十一年春正月日暈

孫之騷曰洛書摘亡辟曰日暈如破車輪向日爲內
提內臣叛背日爲外提外臣叛

統箋案是年爲庚午石氏曰日旁有氣員而周匝名
爲暈洪範五行傳曰周幽之敗也日暈再重中暈赤

外暈青一墨盡上下通在日中是歲有幽王之敗

衡案天變於上者屢矣曰冬大震電曰六月隕霜曰
冬十月辛卯日有食之曰正月日暈何王聽之不聰
而並瞽于目也虎入門羊化狼宣幽之世宜疊記其
怪歟

申人鄆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鄭桓公

呂氏春秋疑似篇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
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卽戎寇至傳鼓相
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

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麗山之下爲天下笑

長安志臨潼縣幽王城一名幽王壘在縣東戲水上城高八尺周二百八十步國語曰幽王滅于戲蘇林曰戲邑名也在新豐縣東南三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曰履犬戎之侵地疾幽王之詭惑舉僞烽以沮衆淫嬖褒而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

赫赫宗周滅爲亡國

統箋案詩王風序曰黍離閔宗周也鄭箋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魯語里革對成公曰幽王滅于戲韋昭曰殺幽王驪山戲水桓公死之一統志鄭桓公墓在華州城西三里

犬戎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曰于申

前編十有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寇戎殺王子驪山之
下鄭伯友死之晉衛秦皆以兵來救平戎與鄭子掘

突共立故太子宜臼

統箋案時鎬京殘破宜臼在申因就而立之

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

原註是爲攜
王二王並立

原註武王滅殷歲在庚寅二十四年

韓怡曰四
當作五歲在

甲寅定鼎洛邑

統箋案滅當作伐庚寅蓋武王十一年也是年周始伐殷明年十二年辛

卯滅殷十五年甲寅始遷鼎洛邑後二年王崩無二十四年又定鼎當作遷鼎成王十八年始如洛邑定鼎○衛案二十四年連下歲在甲寅定鼎洛邑爲一事指成王十八年言蓋以成十八年又加以武之六年共二十四年也統箋所說

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

俱誤韓云四當作五亦誤
韓怡曰七當作六○洪頤煊曰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紀年云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通

鑑外紀三引紀年云西周二百五十七年與今本同
○衛案自成王十八年定鼎至幽王十一年共二百

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
○衛案自帝辛五十二年庚寅
周始伐殷至幽王十一年共

二百八十年
自武王元年己卯
統箋按己當作辛○韓怡
日己卯當作庚辰○衛案

己卯爲西伯昌薨之歲在帝辛四十一年蓋上冒文
王之一年故秦誓云惟十有三年說見前統箋作辛

卯韓怡作
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
統箋按金仁
山通鑑前編

起武王之十三年己卯至幽王之十一年庚午共二
百九十二年己卯蓋辛卯之謫相距十有二年据竹

書是辛卯至庚午二百八十一年也○韓怡曰九十
二當作九十一○衛案統箋誤紀年蓋自武王立爲

西伯之年起算故云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也
若辛卯至庚午二百八十一年上文已明言其數矣

蓋一是成王定鼎之年至幽王二百五十七一是滅
殷之年至幽王二百八十一一是自武王嗣位之年

至幽王二百九十二紀年原

自明白後人毋庸多贅也

詩小雅巷之華。○世本古義曰幽王之時西戎之亂始于褒姒而其禍遂連于中國詩人傷之於其末章窮而反本竹書紀幽王十年王師伐申至次年申人郟人及犬戎遂入寇此詩之作當在此時

史記周本紀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戎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

諸侯乃卽申侯而其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
以奉周祀。○志疑案竹書幽王五年王世子宜臼出
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服爲太子十一年申人
郟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
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
臣于攜是爲攜王二王竝立平王元年東徙洛邑二
十一年晉文侯殺余臣史公不錄攜王疎矣嘗論申
侯者平王不共戴天之讎也乃始奔于申繼立于申
終且爲之戍申不可謂非與聞乎弑矣借手腥羶無

殊推刃虢公明冠履大義獨立余臣輔相二十年之
久真疾風勁草哉使當時晉魯許鄭皆如虢公則廢
宜曰而奉攜王周有祭主世有人倫豈不偉歟余方
怪當時羣侯之替余臣而史并削余臣不書毋亦昧
于春秋之義乎日知錄云文侯之命平王報其立已
之功而望以殺余臣之效也當時諸侯但知豕祠當
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弑爲可誅虢公之立余臣或亦
有見于此後之人徒以成敗論遂謂平王能繼文武
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地豈當日之情哉孔

子生于二百年之後有所不忍言而錄文侯之命于書錄揚之水于詩其旨微矣葛藟詩序謂平王奔其九族似亦未可盡非古今人表以平王申侯同列下下傳言平王東遷蓋周之臣子美其名耳綜其實不然凡言遷者自彼之此之詞盤庚遷殷是也幽王之亡宗廟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皆盡鎬京爲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東保于洛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興耶如東晉元帝不可謂之遷于建康也此辨甚確杜世族譜及昭廿六

年傳注韋注晉語一並誤以攜王爲伯服言諸侯廢伯服立宜臼孔疏引劉炫說褒姒之黨立之引束皙說伯服立積年始廢又以爲余臣非嫡故稱攜王均未考竹書伯服已見殺妄生異端奚足爲據

統箋案晉語曰褒姒有寵生伯服韋昭曰伯服攜王也又案昭二十六年傳幽王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杜預曰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今据竹書幽王十一年犬戎殺王子伯服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爲攜王時伯服蚤已見殺而攜王乃

余臣也韋杜以攜王爲伯服皆誤

趙紹祖曰按孔冲遠春秋疏攜王奸命下引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太子與幽王俱死於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子于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旣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束皙云案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據孔引未必爲紀年本文然伯服作伯盤與束說同而今本仍作伯服又許

男作許文公而無鄭子亦與今本異陳鳳石曰杜注
攜王爲伯服不應杜未見汲冢古文胡景孟曰杜註
左傳時古文未出後序已自言之杜不見古文未爲
異也案此胡說爲是

竹書紀年集證卷三十五終